

林清玄



# 自心清淨 能斷煩惱

林清玄散文精选



动不动就有点烦恼 是自己的心不够安静

内心清淨 事事通透

一颗简单纯净的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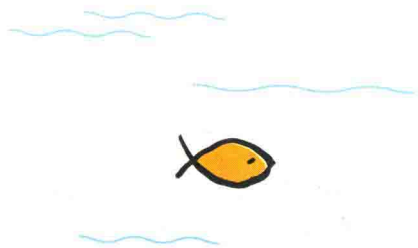
无欲亦无惧

林清玄 著

林清玄



# 自心清淨 能斷煩惱



林清玄 著

新出图证(鄂)字0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自心清净,能断烦恼/林清玄著. — 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17.3

ISBN 978-7-5354-9288-3

I. ①自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74393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17-2016-363

本著作物经北京夏和璟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代理,由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,在中国大陆出版、发行中文简体字版本。

策 划:胡 家 徐小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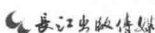
责任编辑:吴 双 胡 家

封面设计:

责任校对:韩 雨

责任印制:张 涛

---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

邮编:430070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

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(电话:010-83670231)

http://www.cjlap.com

印刷: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---

开本:690毫米×980毫米 1/16

印张:16

版次:2017年3月第1版

2017年3月第1次印刷

字数:175千字

---

定价:39.80元

---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

(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联系010-83670231进行调换)

林清玄

# 自心清淨 能斷煩惱

·  
·  
·  
目  
录



## Part 1 人生滋味不易知

我们所经历过的美好事物，其实都被卷存典藏着，一旦打开了，就从记忆中遥不可知的角落飘回来。

冰糖芋泥 / 003

娘子坑的午宴 / 009

吴郭鱼与木瓜树 / 015

白玉盅 / 023

翡翠莲雾 / 027

屋顶上的田园 / 031

生活的回香 / 036

食家笔记 / 040



## Part 2 随心随缘，欢喜度日

在我们不可把握的尘世的命运中，我们不要管无情的背弃，我们不要管苦痛的创痕，只要维持一瓣香，在长夜的孤灯下，可以从陋室里的胸中散发出来，也就够了。

生平一瓣香 / 059

世缘 / 064

深香默默 / 068

地暖，或者春寒 / 072

拈花四品 / 077

铁树的处女之花 / 083

在微细的爱里 / 087



## Part 3 天寒露重，望君保重

文学如杯，往事似酒，杯酒风流，如梦如电，但是当我们想起那个时代的热情、真情、豪情与才情，就觉得点燃了火种，光明也就有了希望。

马蹄兰的告别 / 091

悬崖边的树 / 096

现代·文学·梦 / 100

在每一个黎明醒来 / 105

以夕阳落款 / 109

凤凰涅槃的城市 / 113

开满凤凰的小巷 / 118

天寒露重，望君保重 / 121



## Part 4 生命的风雨都是掌声

人也是这样，年少的时候自以为才情纵横，英雄盖世，到了年岁渐长，才知道那只是贼光激射。经过了岁月的磨砺，知道了人外有人、天外有天，贼光才会收敛；等到贼光消失的时候，也正是宝光生起之时。

贼光消失的时候 / 127

路上捡到一粒贝壳 / 132

裸樱 / 139

太阳雨 / 142

今天的落叶 / 148

一杯蜜是炼过几只蜂的 / 151

九月很好 / 155



## Part 5 用心发现生活之美

我内心的蝴蝶却与初生时，一样美丽。如果内心的蝴蝶从未苏醒，枯叶蝶的一生，也只不过是一片无言的枯叶！

抹茶的美学 / 163

木鱼馄饨 / 170

菊花羹与桂花露 / 175

葫芦瓢子 / 180

一片茶叶 / 184

土地的报答 / 187

枯叶蝶的最后归宿 / 190



## Part 6 坏事好事不一定

万劫不复的大失落在人间不是没有，然而像银针那么微小的失落，从大的观点来看总是有补偿的，我一直不肯相信生命中有永远的失落，永远的失落只有在自暴自弃的人身上才能找到。

花燃柳卧 / 195

怀抱希望的箱子 / 199

一千支银针 / 202

翠玉白菜 / 206

东方不败与独孤求败 / 210

琴手蟹 / 214

赤足在雪地上 / 218

踩钱 / 221



## Part 7 一个人的修行路

我想着，一个人一生能找到一个清洗心灵的地方，概率有多大？即使能找到相同的地方，年岁也大了，心情也不同了。

青山元不动 / 227

卖茶老妇 / 233

凤凰的翅膀 / 23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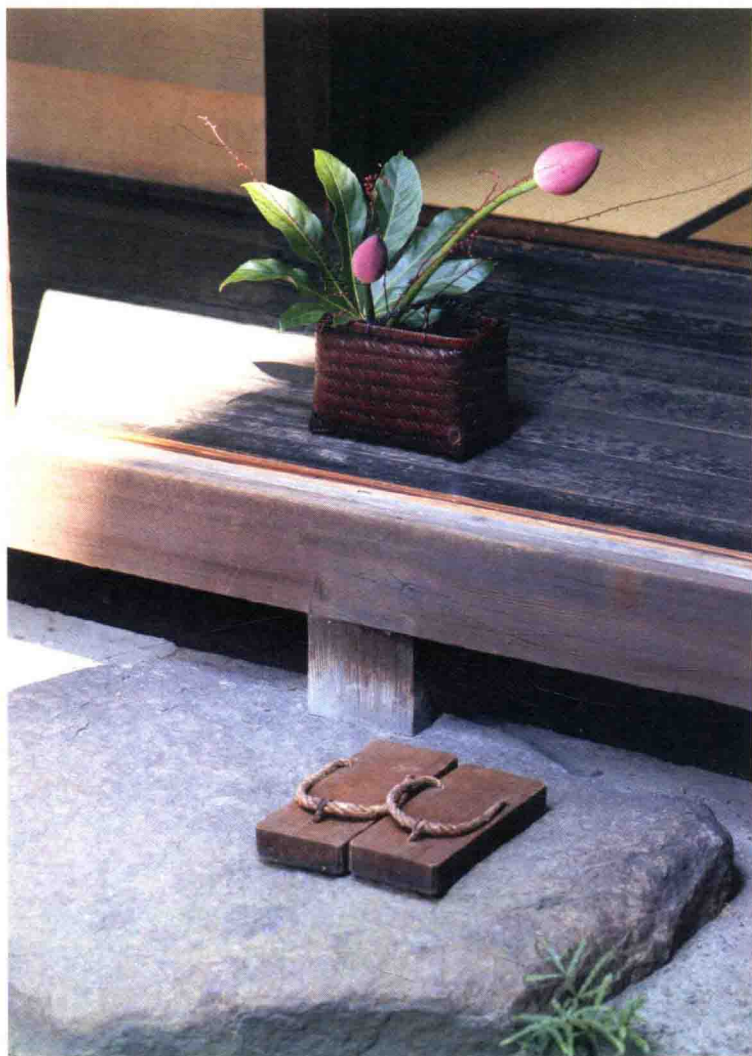
温柔半两 / 241

黑暗的剪影 / 245

## Part 1 人生滋味不易知

我们所经历过的美好事物，其实都被卷存典藏着，一旦打开了，就从记忆中遥不可知的角落飘回来。





自心清淨

## 冰糖芋泥

每到冬寒时节，我时常想起幼年时候，坐在老家西厢房里，一家人围着大灶，吃母亲做的冰糖芋泥。事隔二十几年，每回想起，齿颊还会涌起一片甘香。

有时候没事，读书到深夜，我也会学着妈妈的方法，熬一碗冰糖芋泥，温暖犹在，但味道已大不如前了。我想，冰糖芋泥对我，不只是一种食物，而是一种感觉，是冬夜里的暖意。

成长在台湾“光复”后几年的孩子，对番薯和芋头这两种食物，相信记忆都非常深刻。早年在乡下，白米饭对我们来讲是一种奢想，三餐时，饭锅里的米饭和番薯永远是不成比例的，有时早上喝到一碗未掺番薯的白粥，就会高兴半天。

生活在那种景况中的孩子只有自求多福，但最为难的恐怕是妈妈，因为她时刻都在想如何为那简单贫乏的食物设计一些新的花样，让我们不感到厌倦，并增加我们的生活趣味。我至今最怀念的是母亲费尽心思在食物上所创造的匠心和巧意。

打从我刚学会走路的时候，就经常在午后的空闲里，随着母亲到田中采摘野菜，她能分辨出什么野菜可以食用，且加以最可口的配方。譬如有一道菜叫“乌莘菜”的，母亲采下那最嫩的芽，用太白粉烧汤，那又浓又香的汤汁我到今天还不敢稍稍忘记。

即使是番薯的叶子，摘回来后剥皮去丝，不管是火炒，还是清煮，都有特别的翠意。

如果遇到雨后，母亲就拿把铲子和竹篮，到竹林中去挖掘那些刚要冒出头来的竹笋，竹林中阴湿的地方常生长着一种可食用的蕈类，是银灰而带点褐色的。母亲称为“鸡肉丝菇”，炒起来的味道真是如同鸡肉丝一样。

就是乡间随意生长的青凤梨，母亲都有办法变出几道不同的菜式。

母亲是那种做菜时常常有灵感的人，可是遇到我们几乎天天都要食用，等于是主食的番薯和芋头则不免头痛。将番薯和芋头加在米饭里蒸煮是很容易的，可是如果天天吃着这样的食物，恐怕脾气再好的孩子都要哭丧着脸。

在我们家，番薯和芋头都是长年不缺的。番薯种在离溪河不远处的沙地，纵在最困苦的年代，也会繁茂地生长，取之不尽，食之不绝；芋头则种在田野沟渠的旁边，果实硕大坚硬，也是四季不缺。

我常看到母亲对着用整布袋装回来的番薯和芋头发愁，然后她开始在

发愁中创造，企图用最平凡的食物，来做最不平凡的菜肴，让我们整天吃这两种东西不感到烦腻。

母亲当然把最好的部分留下来掺在饭里，其他的，她则小心翼翼地将之切成薄片，用糖、面粉，和我们自己家生产的鸡蛋打成糊状，薄片沾着粉糊下到油锅里炸，到呈金黄色的时刻捞起，然后用一个大的铁罐盛装，就成为我们日常食用的饼干。由于母亲故意宝爱着那些饼干，我们吃的时候是用分配的，所以就觉得格外好吃。

即使是番薯有那么多，母亲也不准我们随便取用，她常谈起那个时代空袭的一段岁月，说番薯也和米饭一样重要。那时我们家还用烧木柴的大灶，下面是排气孔，烧剩的火灰落到气孔中还有温热，我们最喜欢把小的红心番薯放在孔中让火烬焖熟，剥开来真是香气扑鼻。母亲不许我们这样做，只有得到奖赏的孩子才有那种特权。

记得我每次考了第一名，或拿奖状回家时，母亲就特准我在灶下焖两个红心番薯以作为奖励；得到从灶里焖熟的番薯，心中那种荣耀的感觉，真不亚于在学校的讲台上领奖状，番薯吃起来也就特别有味。我们家是个大家庭，我有十四个堂兄弟、四个堂姊，伯父母都是早年去世，由母亲主理家政，到今天，我们都还记得领到两个红心番薯是多么隆重的奖品。

番薯不只用来做饭、做饼、做奖品，还能与东坡肉同卤，还能清蒸，母亲总是每隔几日就变一种花样。夏夜里，我们做完功课，最期待的点心是，母亲把番薯切成一寸见方，和凤梨一起煮成的甜汤；酸甜兼具，颇可以象征我们当日的的生活。

芋头的地位似乎不像番薯那么重要，但是母亲的一道芋梗做成的菜肴，

几乎无以形容。有一回，我在台北天津街吃到一道红烧茄子，险些落下泪来，因为这道北方的菜肴，它的味道竟和二十几年前南方贫苦的乡下，母亲做的芋梗极其相似。本来挖了芋头，梗和叶都要丢弃的，母亲却不舍，于是芋梗做了盘中餐，芋叶则用来给我们上学做饭包。

芋头孤傲的脾气和它流露的强烈气味是一样的，它充满了敏感，几乎和别的食物无法相容。削芋头的时候要戴手套，因为它会让皮肤麻痒，它的这种坏脾气使它不能取代番薯，永远是个二副，当不了船长。

我们在过年过节时，能吃到丰盛的晚餐，其中不可少的一样是芋头排骨汤，我想全天下，没有比芋头和排骨更好的配合了，唯一能相提并论的是莲藕排骨，但一浓一淡，风味各殊，人在贫苦的时候，大多是更喜爱浓烈的味道。母亲在红烧鲢鱼头时，炖烂的芋头和鱼头相得益彰，恐怕也是天下无双。

最不能忘记的是我们在冬夜里吃冰糖芋泥的经历，母亲把煮熟的芋头捣烂，和着冰糖同熬，熬成几近晶蓝的颜色，放在大灶上。就等着我们做完功课，给检查过以后，可以自己到灶上舀一碗热腾腾的芋泥，围在灶边吃。每当知道母亲做了冰糖芋泥，我们一回家便赶着做功课，期待着灶上的一碗点心。

冰糖芋泥只能慢慢地品尝，就是在最冷的冬夜，它的每一口也都是滚烫的。我们一大群兄弟姊妹站立着围在灶边，细细享受母亲精制的芋泥，嬉嬉闹闹，吃完后才满足地回房就寝。

二十几年时光的流转，兄弟姊妹都因成长而星散了，连老家都因盖了新屋而消失无踪，有时候想在大灶边吃一碗冰糖芋泥都已成了奢想。天天

吃白米饭，使我想起那段用番薯和芋头堆积起来的成长岁月，想吃去年腌制的萝卜干吗？想吃雨后的油焖笋尖吗？想吃灰烬里的红心番薯吗？想吃冬夜里的冰糖芋泥吗？有时想得不得了，心中徒增一片惆怅，即使真能再制，即使母亲还同样的刻苦，味道总是不如从前了。

我成长的环境是艰困的，因为有母亲的爱，那艰困竟都化成甜美，母亲的爱就表达在那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食物里面；一碗冰糖芋泥其实没有什么，但即使看不到芋头，吃在口中，可以简单地分辨出那不是别的东西，而是一种无私的爱，无私的爱在困苦中是最坚强的。它纵然研磨成泥，但每一口都是滚烫的，是甜美的，在我们最初的血管里奔流。

在寒流来袭的台北灯下，我时常想到，如果幼年时代没有吃过母亲的冰糖芋泥，那么我的童年记忆就完全失色了。

我如今能保持乡下孩子恬淡的本性，常能在面对一袋袋知识的番薯和芋头，知所取舍变化，创造出最好的样式，在烦闷发愁时不失去向前的信心，我确信和我童年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。因为母亲的影子在我心里最深刻的角落，永远推动着我。



自心清淨

## 娘子坑的午宴

亲戚的亲戚的亲戚请客，亲戚打电话来相约前往，我说人生地疏路遥，实在不好意思去，但也不免问起是何故请客，在哪里请客。

“他们在娘子坑请客，是在山上，种满了茶叶。”听到“娘子坑”这个地名，又有茶叶，我有几分动心了。亲戚又说：“是老人家过八十岁生日，儿孙给他做寿。这位年已八十的老人，还腿健目明，爬起山来如履平地呢！”我的心又动了几分。

当亲戚说到娘子坑请客的菜式时，我已经铁定要去了。他说：“他们请客的猪是自己养的，鸡鸭是自己宰的，蔬菜是自己种的，连烧菜的木柴都是山上砍来的。”加上他们今年的冬茶刚收，新焙完成，那一天又是冷锋逼人，想想到山上喝口新茶热酒也好，当下挂了话筒，驰车出门与亲戚



会合，便往娘子坑荡荡而去。

“娘子坑”在生产豆干闻名的大溪镇郊外，从桃园往大溪过了大汉溪桥，往另一个岔路行去。我去过多次大溪，大溪给我的印象是相当繁华的，除了生产百吃不厌的豆干、豆腐乳、笋干等酱罐之外，还有非常高级的红木家具，街上的市容古意盎然，临着大汉溪的“大溪公园”花木扶疏，山水襟带，大概是全省最美的公园之一。总之，大溪是一个有密集格局的小镇。

但是，往娘子坑的路上就和大溪镇完全不同了。在娘子坑的路上，已经完全没有小市镇的影子，两侧都是农田了，屋子也不是两层的石灰洋房，而是坐落在田里的小砖屋了。路是新铺成的，听说这条娘子坑的路是近两年才辟成的，路上可没有一个行人。

为什么这样的地方偏取了一个“娘子坑”的名字呢？我问亲戚，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他说：“有什么关系呢？只要风景好，叫什么名字都是一样的。”

不久，我们转入了一条尚未铺路的小径，车子颠簸前进，两旁都是果园，有橘树、橙子，正红熟挂在树上，有些木瓜园子的木瓜落了一地，另外还有一片香蕉树，长得格外的瘦小。以及一路的菜园，种植了各种青菜，在开垦的地当中有一两处特别曲折的，石头特别多的地还荒废着，开着不知名的野花，与芦絮一起在冷风中摇摆。

路上全是石子，车子碾过，石子跳起打在车底，叮叮咚咚，是一种好听而让人心疼的交响乐。亲戚说：“走入这段石头地，就是今天宴客主人的地盘了，他在这座山里开辟了六十年，凡我们所走的路，所看到的果园菜圃，都是他一锄头一锄头打出来的。”听说这座山从前是石头满铺的山，根本